



我的金庸翻译之路

张青

我在华语地区说中文长大，现在从事中文小说、戏剧与戏曲的翻译工作。谈金庸，谈翻译，不得不先谈金庸对我个人在中文学习方面的影响。我在香港上中小学，许多学校以英语教学为主，除了语文课外，其他科目均为英文授课和教学。大学在英国读书，除了偶然给外婆写信，中文派不上用场。可以说，从学会认汉字至今，我基本上无需中文写作。

这一切又跟金庸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不少跟我有相同教育背景和经历的人，在学生时代都看过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电影，有些人因此也读过原著小说。对于我们来说，金庸是我们中国语文、传统文化和历史地理的启蒙老师，为我们进行汉语启蒙，并奠定了中文学习的基础。

1994年，马景涛饰演张无忌的台版《倚天屠龙记》一时间红遍两岸及港澳地区。记忆中整个香港都在追这部剧，每天晚上定时坐在家里电视机前，等待着新的一集，第二天上学讨论最新剧情发展。当时“丽音电视”开始普遍流行，可以选择不同的音频，听普通话原声带或粤语配音。虽然日常使用广东话，但因为每天看着字幕追剧，也就自然而然学会了听普通话、说普通话。那几年，香港的电视台也重新拍摄了《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我们每晚乐此不疲地“电视拌饭”，边吃边看，这也成为我的童年回忆之一。

追完剧当然要看原著。金庸的小说在香港一直非常流行，图书馆的武侠小说架永远是空的，书还回来就马上被借出，至今仍位居香港公共图书馆外借榜首。印象中，每本书是单独销售，定价不低，基本上是一个中小學生整个月的零花钱，所以想购买完整的一部小说，对我们而言，是价值不菲的。我和几个伙伴凑钱，一人买一册，交换着来看。就这样，10多岁的我不按次序地看完了《射雕》三部曲。其中还有几册是从国内买回来的简体版，价格相对便宜多了，我也学会了认简体字。

现在回想，如果当年没有接触到金庸的武侠小说，遇上了这几套上百万字的“课外读物”，我中学毕业时的中文水平又会是怎么样？没有遇上金庸先生的作品，我能否会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这些问题，我每天对着书稿和译稿时总会想到，心中也因此对金庸先生满怀感激。

也许很多武侠迷听到《射雕英雄传》到现在才翻译成英语出版，都觉得惊讶。其实《射雕》英译本的出版人麦克莱霍斯同样觉得不解。在华人世界中如此著名、如此畅销，以及这么多读者爱戴的中文小说，在英语国家居然鲜有人知？所以他收到此书的试译稿后就决定拿下《射雕》三部曲的英语版权，并计划1年出版1卷，用12年时间出版，同时他邀请撰写书介与试译稿的郝玉青 Anna Holmwood 翻译试译第一卷。

我接力翻译《射雕》，源于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射雕》共40回，100万字，体量特别大。而书中历史背景、武功内容、还有方方面面的传统文化信息，都要有一定理解之后，才能翻译到位。翻

青玉案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金庸

自20世纪50年代，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创作武侠小说进入香港文坛，预示着一个以通俗小说书写中国文化“侠”格局的时代来临了。他的文学作品也转化为影视、音乐、漫画、游戏等多种衍生形式，丰富而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成长。

恍然间，金庸离开我们已近一年。然而，斯人已逝，侠骨犹存。他以洗练、精到的文字写就的一册册奇峰迭起、快意恩仇的侠情世界，塑造的一个个血肉丰满、情深义重的江湖儿女，仍然在我们的脑海中鲜活而生动。

在这一年间，金庸小说作品的重版与翻印、影视作品的重映与翻拍热度不减，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也有近200篇，这可以从侧面说明金庸所创造的武侠世界在脱离了作家本体以后，仍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张力和庞杂的阐释可能。衡量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重要准则之一，就是看它能否为读者带来多元化、多维度的理解范式和意义空间。

作家、学者毛尖授权本刊重新发表她在金庸辞世时创作的回忆文章，作者在文中重返上世纪80年代初识金庸的青春时期，回味与金庸笔下人物共同成长的似水流年，作为对金庸和自己的少年时代一同逝去的追忆与纪念。翻译家张菁谈到作为《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二卷的译者，怎样在阅读金庸的同时，逐渐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又怎样将金庸笔下的豪侠柔情凝聚成人符号，在英语世界中展开新的版图。青年作家刘朵另辟蹊径地以科学幻想小说的视野观照金庸武侠世界的历史沧桑，给予我们一种“另类”而活泼的思维方向。

——主持人 教鹤然

就此别过

毛尖

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离世。当天晚上，重看郭襄告别杨过和小龙女章节，重看《天龙八部》中，萧峰段誉虚竹三人，在天下英雄面前义结金兰共赴生死章节，看到半夜，返回去再看一遍《神雕侠侣》结尾，一夜无眠。

从来没有成为金庸小说主人公的郭襄很有风骨，甚至可以说，郭襄这个角色拯救了整部《神雕侠侣》，杨过和小龙女的故事，在郭襄面前，几乎降维。《神雕》最后——

郭襄回过头来，见张君宝头上伤口兀自汨汨流血，于是从怀中取出手帕，替他包扎。张君宝好生感激，欲待出言道谢，却见郭襄眼中泪光莹莹，心下大是奇怪，不知她为什么伤心，道谢的言辞竟此便说不出口。

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啊啊而鸣，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夺眶而出。

16岁郭襄，风陵渡口遇杨过，从此心里没有过别人。杨过给她3枚金针可以救她危厄，她3枚都用在了杨过身上。第一枚请他摘下面具让她看看真面貌；第二求杨过在她16岁生日时去看她；第三次杨过试图殉情小龙女她请他不要寻短见。杨过遵守然诺，“力之所及，无不从命”，郭襄生日，他为她打扫乱世战场送出三战功，天下英雄面前，夜空烟花放出“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寿”，刹那用光她一生欢愉，当代文学史上最浪漫的生日成为最荒凉的起点，从此她天涯漂泊无终点，虽然最后成一代峨眉宗师，给嫡传弟子取的名字还是“风陵”。

16岁的我们看着16岁的郭襄，没有经历过爱情的少年其实不能完全体会杨过小龙女携手离开后的秋风秋月秋鸦，不过，在那个年纪读到这样的片段，却莫名其妙让我们理解了一个物理定律，所谓能量守恒，我们无师自通地明白，在故事中提前幸福了的人，最后都会被命运惩罚。襄阳城烟花有多灿烂，郭襄的一生就有多寂寥，但是，多么好的郭襄啊，就算一生没法幸福，还是要祝福神雕侠找到小龙女。这样的姑娘，今天没有了，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相信郭襄，我们不仅相信她，而

且相信自己也会这么做。

基本上，金庸一边在我们身上植入浪漫主义一边开出青少年修养课，而回头想想，我们这一代可以算是新中国最精神分裂又最有包容力的一代。《神雕侠侣》中，坏了小龙女清白的人叫尹志平，班上姓尹的男生一整年都抬不起头，下了课，姓杨的男生们就压着姓尹的，一边乱喊“淫贼”，而杨过风流，引得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和郭襄寂灭一生，却没人会像今天的很多精明人一样骂他渣男。杨过离开，程英安慰无双，“三妹，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这段话，也被用来安慰我们自己。英雄就可以为所欲为，英雄就可以离开我们，告别六七十年代无懈可击的人头马后，金庸的大侠填补进来，用似乎更加人性的方式把我们弄得经纶乱转。

我们自己的青春期遇到新中国的青春期，那确乎是一个神采飞扬又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们跋扈又颠沛，有时候帝王般出发一人拿一把扫帚准备跟隔壁弄堂的小帮派火拼，结果被人家的神仙姐姐两句话就拿下，然后商量一起上少林寺寻刀地僧，筹备了一个星期，也就我表弟从外婆那里偷了点全国粮票，不过走不成也不算打击，反正心在江湖人在江湖，我们用各种方式和金庸发生关系，我抄过白皮书版的《射雕英雄传》，我表弟抄过缺页的《笑傲江湖》，而为了配得上内容的豪阔，我们剪了白床单用浆糊和封面对在一起，深深觉得最高等级的《葵花宝典》也不过如此。

人类历史长河里，没有一个作家像金庸那样，天南地北在我们的肉身上盖上印记，我们这一代的近视，集体可以怪到金庸头上，我们在课桌下看被窝里看披星戴月看呕心沥血看，我们不是用眼睛看，我们用身体填入萧峰阿朱令狐冲任盈盈郭靖黄蓉，所以影像史上最难满足的观众就是金庸迷，因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脸庞给他们，我们曾经把恋人的眼神给他们。

终于读书热来了，一夜之间看金庸莫名地显得版本有点低。我们把《鹿鼎记》推入书架深处，买来很多一辈子没有打开过的海德格尔尼采和弗洛伊德，学习高冷技术，乱动感情的少年时代突然被收纳起来，我们学习不煽情不失控不哭不闹不出走，但事实上，我们只不过好奇尼采



“走近科学”与《倚天屠龙记》

刘丽朵

金庸出生在遍地长衫的年代，逝于网红遍地的今天。在他年轻之时，提起笔来写个武侠小说不算先进，毕竟早都有着《荒江女侠》这些前人“巨著”了；当他老了，作为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也不算落后，毕竟电视剧年年翻拍，“90后”甚至“00后”们还很清楚郭靖是金牛座而陈家洛则是巨蟹。他的这一生，真正把用一支笔能够达得到的荣耀都揽尽了，他的读者实在太多，便会产生一系列的效应，进而影响社会的进程、民众的修养乃至时代的思潮。

2018年10月30日，金庸离我们而去。可他把这15大本武侠小说留给了我们，它们实在是好看，再津津有味读一个世纪也没有问题。近日我又手捧这些作品重新阅读，竟发现金庸的武侠世界绝非从前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时间也许带来遗忘，重读让思考蔓延。当我们跳出“武侠”这个圈儿，会猛然生出一些疑窦：什么是轻功？什么又是内功？这些过去视为理所当然、毫无问题的设定，如今突然问起来，也许会发现，自己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用现代科学的方式解读，所谓轻功，就是把人变成内置动力的自载飞行器，最高离地高度不超过三四层楼，平移速度不超过小汽车的中速。而内力应该就是人体内部自发电功能。翻开《倚天屠龙记》的一段：“突然之间，赵敏抓起张无忌的手来，提到口边，在他手背上狠狠的咬了一口。张无忌手背登时鲜血迸流，体内九阳神功自然而然而生出抵御之力，一弹之下，将赵敏的嘴角都震破了，也流出血来。”

练成九阳神功以后的张无忌，堪称一根举世无双的大电棍了。再比如《倚

天屠龙记》中的屠龙宝刀，从一出场就被各路高手抢来抢去，一首江湖上广为流传的歌谣就说明了此刀特别厉害：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它“非金非铁，不知是何物所制”，然而它的重量和体积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金属。当初武当派俞岱岩救了身受重伤的海东青，背着时觉得他身材很瘦小，却有200多斤重。后来海东青把屠龙刀放地上，俞岱岩又去提他，却发现只有80多斤重，所以这把刀“竟有100多斤重”。以及，俞岱岩曾经在一个古庙中，看见一具诡异的尸体——

“提起他身子仔细看时，见他背上长长一条大伤口，伸手到伤口中一探，着手冰凉，掏出一把刀来……”

这段说明了这把刀并没有电视剧中表现得那么大，同时还说明了它的导热率特别低，远远低于一般金属。金属的导热率较高，而屠龙刀在人的身体中呆了这么久，温度却还远远低于环境温度，说明其构成材料为热的不良导体。

不止一次，有人用各种大鼎猛火锤炼屠龙刀，但是对此刀而言，绝没有被热能改变丝毫性状，可见它的材料真的有些特殊。同时，它“削铁锤如切豆腐，连叮当之声也听不到半点……”当代工业社会中，切割铁块有几种方式：车床、电弧气割、等离子弧切割，这些噪音都很大。而屠龙刀切割铁锤属于冷切割，完全是凭致密的内部结构达到的硬度来切割金属。

所以，在人类现有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在已知的天然及合成材料中，大概很难找到一项满足如上特性的材料，用以锻造屠龙宝刀。金庸武侠世界中的屠龙宝刀是什么，大概只有他老人家知道，事实也只有他知道。毕竟，是为读者们构建了偌大的武侠世界。

《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材料问题，不

疯狂的人生、着迷海德格尔的情人，这是一个狼奔豕突各种碎片来不及整理的时代，但所有的碎片都在我们的磁盘里。如此走到20世纪90年代。

我们遇到小津安二郎的时候，确实在他的不动声色前缴械，《东京物语》后半程，相伴一辈子的老伴去世，笠智众走到户外，一天地的白日太阳，一世界的生生不息，老头站在一块可以俯瞰大海和市区的平地上，用家常的语调说了句，“多么美丽的早晨啊”，然后一个空镜，艳阳、河流、船只、灯笼。我们立马被小津打得肾虚，如此进入中年。

如此，我们进入自以为版本升级了的中年，中产阶级冷淡美学把我们训练得人模狗样。好像相思已经成灰，好像已经铁心石肠。然后，他们说，这一次，金庸，你，真的死了。

你死了。

久未检视的生活排山倒海回到眼前，此起彼伏的金庸迷在网上应声而起，这是80年代的最后一次集结号，我们把你灌溉在我们身上的泪水还给你。千里茫茫若梦，双眸粲粲如星。塞上牛羊空许约，蛱蝶烟花有旧盟。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大家在网上接龙金庸，我们拾起少年时代没有被弯曲过的动词，没有被折扣过的形容词，我们拿掉这些年的面具，最后一次，我们暴雨般把自己甩出去，我们向你奔腾而去，每个词都不愿落后，我们曾经慌张退场的抒情能力在这一刻突围而出挣脱自己的墓志铭。在这一刻，我们重新回到童年身体，世界白云苍狗，但是我们的初歌还能继续弹唱，甚至可以更放肆地弹唱。这一刻，我们重新成为80年代之子。

江山笑烟雨遥，让世界嘲讽我们只剩一襟晚照的豪情吧，说到底，不是金庸写得有多好，是我们在最好的年纪撞上他，就算我们像郭襄一样集体出了家，40年后练的也是黑沼灵狐，一招关平杨过的武功。这是我们这一代和金庸的相遇，因为对方的存在，“一棵树已经生长得超出他自己”。本质上，我们是新中国最后一代民间抒情强人，我们借着少年时代的这口气，翻山越岭，30年后还有眼泪夺眶而出，这个，可能是这个干燥时代的最后的风陵渡。

就此别过。



李志清手绘金庸人物——东方不败